

全 新 小

說 版

大慧普覺

宗 星

大師傳

作者◆李乃龍

【中國佛教高僧全集】

67



作者◆李乃龍

宗杲

大師傳

大慧普覺

【中國佛教高僧全集】

67





佛光史傳叢書

大慧普覺 — 宗杲大師傳

3697

大慧普覺：宗杲大師傳／李乃龍著．--初版．--
高雄縣大樹鄉：佛光，2004 [民93]
面：公分．-- (佛光史傳叢書；3697)
(中國佛教高僧全集；67)

ISBN 978-957-457-155-0(平裝)

224.515

93020041

☐ 作者

李乃龍

☐ 出版者

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☐ 發行人

慈惠法師(張慶理)

☐ 地址

高雄市大樹區興田路一五三號 佛光山寺

☐ 電話

(〇七) 六五六一九二一一一六八

☐ 網址<http://www.fgs.com.tw>☐ 劃撥戶名

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☐ 流通處

佛光山文化發行部

☐ 佛光山文化發行部

高雄市大樹區興田路一五三號

☐ 佛光山文教廣場

佛光山文教廣場

☐ 高雄市大樹區佛光山寺

(〇七) 六五六一九二一一六二〇二

☐ 滴水書坊

滴水書坊

☐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四四六號

(〇二) 二九三三七四八

☐ 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三段一一七號

(〇二) 二九八四九五三

☐ 宜蘭市中山路三段二五七號

(〇三) 三三〇三三三一〇九

☐ 高雄市前金區賢中街二七號

(〇七) 二七二八六四九

☐ 高雄市左營區忠言路二八號

(〇七) 五五六三三九三一〇六

☐ 中茂分色製版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中茂分色製版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☐ 舒建中、毛英富律師

舒建中、毛英富律師

☐ 行政院新聞局版台省業字第八六一號

行政院新聞局版台省業字第八六一號

☐ 二〇〇四年十一月

二〇〇四年十一月

☐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再版一刷

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再版一刷

☐ 定價

二五〇元

☐ 有著作權・請勿翻印・歡迎流傳☐ 如有缺頁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更換☐ 傳真

(〇七) 六五八三五四六

☐ 電子信箱

fgs@fgs.org.tw

☐ 劃撥帳號

一八八八九四四八

【總序】

佛光與慧燈

日生

佛教傳入中國近二千年，高僧輩出，法雨露霖；禪智淨範，流布南北，蔚為中國傳統文化之清流。多少棲心禪理之士，機鋒峻烈，殺活自在；多少受持妙法之僧，廓清心體，刮垢磨光。歷代經籍及《海東高僧傳》中有具體記載者，約一千七百餘人，俱能垂高明於典範，顯聖諦於法界。

可惜古籍艱澀難讀難懂，已與現代人之心靈脫節，由於古文的障礙，歷代高僧之人格光芒漸漸黯黯，佛法意境也慢慢隱晦，現代人普遍缺乏判讀古經籍之學養，即使悉

心諦聽，也難以拂除文言之烏雲，識見高僧行誼，永拔生死根本，戒除貪恚愚痴苦惱的憂患，這是很可惜的！

《中國佛教高僧全集》以歷代高僧之風采再現今世為宗旨，力求現代化、白話化、小說化、真實化，將歷代高僧道範與淨行活潑呈顯，以親切通俗的面貌，溫渥現代人的心靈，期望為現代人樹立新的智慧長明燈。

《中國佛教高僧全集》預定出版十二門一百位高僧，完整輝映各宗派及教化上卓有貢獻之歷代僧伽，以白話語彙及小說體裁忠實記傳，成為白話版的現代《高僧傳》，是我繼《佛光大藏經》、《中國佛教經典寶藏》、《中國佛教百科全書》之後，推展「人間佛教」的第四套大型叢書。希望能將蛛網塵封之高僧行誼再現當代，讓前賢的智慧燈炬普照三千世界茫茫眾生，讓聖僧的佛法光芒照亮九洲大地的黑暗角落！

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十二日

【卷首語】

◆ 李乃龍

禪是梵文「禪那」的省稱，玄奘大師譯為「靜慮」。禪就是教人寧靜安詳地深思，通過思維活動把主體從迷境中引向覺境。

達摩初祖來東土傳法，作傳法偈云：「吾本來茲土，傳法救迷情。一華開五葉，結果自然成。」這「一華」指的是禪宗之源，即達摩傳的「如來禪」，又稱「祖師禪」；「五葉」指的則是禪宗之流，即六祖惠能大師門下的五個宗派。這五個宗派中的臨濟宗又衍生出黃龍和楊岐二支，合稱五家七宗。五家七宗給迷途眾生指出了一條又一條覺悟之路。本書的傳主大慧宗杲禪師，就是最有影響的臨

濟宗人。

大慧宗杲禪師是禪宗晚期的一位最著名的禪師，猶如一輪夕照，將禪的秋林映照的璀璨而瑰麗。

宗杲禪師（西元一〇八九—一一六三年），宣州（今屬安徽）人，俗姓奚，出生在一個祖上為官而家道日微的家庭。十三歲入鄉校，因與同窗戲謔時用硯台誤傷老師而棄學，棄學時曾說：『大丈夫讀世間書，不如讀出世書！』遂立下學佛之願，在十七歲時出家。

宗杲禪師出家之後，在本州的景德寺潛心苦讀了兩年。這期間，宗杲禪師特別喜歡雲門文偃語錄。在遊方參學中，宗杲禪師又隨從曹洞宗諸老宿習禪，因此他早年的學問中包含了雲門和曹洞兩宗的內容。宗杲禪師後來因不滿曹洞宗禪法的細密煩瑣，精究之後便將它捨棄了。

宗杲禪師的第一位真正老師是湛堂文準禪師。文準禪師是臨濟宗黃龍派真淨克文大師的弟子，他的禪學注意與

儒家倫理學說的結合。宗杲禪師追隨文準禪師前後長達六年，其關懷民生疾苦、忠君愛國、以振興禪學為己任的大丈夫氣概，與此不無關係。黃龍派僧人廣交士大夫的傳統，也對宗杲禪師產生了深遠的影響。

文準禪師去世前，囑宗杲禪師參謁當時名冠叢林的克勤大師。經克勤大師同鄉張商英的推薦，宗杲禪師於宣和七年四月在汴京天寧寺正式拜克勤大師為師。一個月後，克勤大師以己著《臨濟正宗記》交付予他，命他掌記室，分座訓徒。宗杲禪師手握竹篋作為應機之器，機辯迅若雷霆，語言璨似星斗。很快便聲譽藹著，為叢林歸重，欽宗賜號曰「佛日大師」。

靖康之變後，宗杲禪師避難離開汴京，展轉江、浙、廣、閩等地。建炎四年（西元一一三〇年），結庵於雲門，剛剛成就法席，不久便入閩，又結庵於洋嶼。他發現正覺禪師倡導默照禪盛行於此地，深為不滿。從禪學主張上

說，默照禪以求心寂為目的，與宗杲禪師所崇奉的「絕後再蘇」格格不入。他認為默照禪是要人死，與禪宗要人活的終極旨歸相去甚遠。同時，國步維艱，烽火遍地，默照禪的靜坐守寂的求證方式與時世隔絕，這又成為宗杲禪師不滿的一個原因。所以他大力抨擊默照禪，目之為邪禪，以默照禪師為邪師。

紹興八年（西元一一三八年），宗杲禪師住持臨安徑山能仁禪院，聚集僧眾達一千七百餘人，宗風大振，號臨濟再興。此間，宗杲禪師有感於學人每從文字參禪悟證，而文字禪在當時影響最大的當數宗杲禪師的老師克勤大師的著作，遂將彙集克勤大師禪要的《碧巖集》碎版焚毀。

紹興十年，宋金重開戰端。朝廷主和派在宋軍節節勝利、光復中原在望的大好形勢下，仍力主對金妥協投降。這引起了宗杲禪師的極度悲憤。在與主戰派名臣張九成的對話中，宗杲禪師寫有「神臂弓」偈，被以秦檜為首的主

和派目為謗毀朝政，追牒流放。宗杲禪師先是在衡州住了十年，後又因遭人謗訕，再移梅州。直至紹興二十六年遇赦，才恢復僧人身分。在這期間，宗杲禪師為參禪僧人講說公案語錄，經由其弟子彙集成書，宗杲禪師自題為《正眼法藏》六卷。

宗杲禪師遇赦回到浙江後，先後住持育王山和徑山，威望達到了極點，裹糧問道者一千二百餘眾。為了解決吃飯問題，宗杲禪師把僧眾組織起來，開墾海岸灘地千餘頃，詔賜其莊名為般若。紹興三十二年，孝宗賜「大慧禪師」號，次年宗杲禪師示寂，諡號「普覺」。

宗杲禪師一生，大起大落，而愛國之心不改，弘法之志不易。他在禪宗史上的貢獻是創導了「看話禪」。所謂「話」，是指公案中的答語。「看話」就是以這些話頭作為參究的對象。他所參究的話頭載於《大慧語錄》中的約有六七個，如「庭前柏樹子」、「麻三斤」、「乾屎橛」

、「狗子無佛性」、「一口吸盡西江水」、「東山水上行」等。宗杲禪師主張在參究中進入疑境，再從疑境中省悟，進入頓悟境界。一切在我，隨緣放曠，任性逍遙，是看話禪的終極目標，也是宗杲禪師的人格追求。

宗杲禪師的知交丞相張德遠在〈大慧宗杲禪師塔銘〉中寫道：「師之愛人及物，等之以慈。怒罵嬉笑，得之天真。機辯迅雷霆，語言燦星斗。具大眼目，擒眾自如。破諸方之異解，死學者之偷心，必令實證實悟，得大自在而後已。所以始從分圓悟半座，至於數領庵園，一住鄮峰，兩坐雙徑，奔走天下奇衲，悅服名公鉅儒，如優曇花一現於世。」其人其禪，活靈活現，堪稱對宗杲禪師一生中肯的評價。

【目錄】

◆ 總序 佛光與慧燈

星雲

◆ 卷首語

李乃龍

● 奚家少年子 〇〇一

● 出家及學法 〇一六

● 盤桓湛堂席 〇四五

● 兩謁張丞相 〇六九

● 天寧寺拜師 〇九六

● 展轉弘佛法 一二五

● 掃蕩默照禪 一五〇

●八 住持徑山寺 一八〇

●九 衡州梅州路 二〇〇

●十 重回臨安城 二三〇

◆ 後記 二四七



奚家少年子

1

二月，北方，料峭春風似剪刀。

二月，南方，春色已是濃於酒。

春天是南方播種的季節。在地裡勞累了一天的莊戶人，到了夜裡總要帶著滿心的期望，伴著「隨風潛入夜，潤物細無聲」的春雨，走進稻花飄香、豐收在望的夢鄉裡，留連忘歸。這些夢都只是白日夢的一次重演，醒來以後許多人都最多只是淡淡一笑，然後就重返夢鄉，繼續走向那片自己也無法預知的新夢境，醒來後誰也沒把那些夢當回事。

但醒來後把一簾春夢當回事的當然也大有人在。本書主人公的母親就是其中的一位。這位姓名史無記載的女子，是宋代宣州寧國（今安徽宣城）一個奚姓人家的少夫人。

奚夫人做夢的時間，是北宋哲宗皇帝元祐四年（西元一〇八九年），農曆二月的一個春風拂欄露華濃的夜晚。午夜夢迴，她覺得肚子有些不對勁，想起剛剛做的那場奇夢，越想越覺得蹊蹺，生理和心理的雙重力量，把她再度續夢的努力化解於無形。於是她推了推正鼾聲如雷的丈夫，便有了幽室中這樣一次對話。

對話的聲音幽幽約約、隱隱微微，別說外人，就是近在咫尺的家人都不可能聽得到。可從來不闔眼的歷史老人，卻聽了個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，並且鄭重其事地記下來了：

『幹什麼呀？這麼晚了還不睡？』一腳還踏在夢鄉那邊的奚員外睡意朦朧地問。

『告訴你剛才我做了一個特別奇怪的夢。』

『不會是惡夢吧？』

一向行善積德，堅信惡夢只有惡人做的奚員外，自信地問了一句。他知道連鄉裏鄉鄰都公認奚家世代眾人不做虧心事，每個奚氏子孫都能抬頭挺胸地走路，背後絕無人用手指頭戳他們的脊梁骨。

奚夫人不接丈夫的話頭，自顧自地說：『我夢見一個個子很高的神人，他滿臉金色，長著長長的白鬚鬚，手裡拿著一件兵器，護送一個僧人來到我們家。那僧人長得很和善，高鼻

梁，臉膛黑得跟炭似的。」

『這有什麼大驚小怪的，我們家經常有僧人來化緣，妳是白天見多了，一不留神，他們就溜到妳這個漂亮主婦的夢裡作客來了。』完全醒過來的丈夫俏皮地開夫人的玩笑。

『討厭！跟你說正經的呢！』妻子嬌嗔道。

『好好好，妳往下說，我聽著呢。』

『那僧人一進門就對我親熱地叫「娘！娘！」我聽了覺得奇怪，我還沒有當過媽呢，怎麼一下子就高升到母親的地位了？』

『妳這是想兒子想的。』丈夫歉意深深地開解道。

『後來我問那僧人住在哪裡，他只回答了一個「嶽」字。』奚夫人想了想，又補充道：『後來我就醒了。』

奚員外自然明白那個嶽字的意思。他知道夫人長期以來為未能為奚家生下個接續香火的兒子而內疚。他也心急，可他不願把自己的焦急傳染給夫人。他撫了撫愛妻，安慰道：

『別急，別急哦。兒子會有的，他早晚會來的。有這麼好的爸爸媽媽等著他，他一定會來的。』

妻子得到丈夫的安慰後，輕鬆地又重新睡去。這下輪到奚員外自己展轉反側了。是呀，年過而立，家倒是成了，可膝下猶虛，這是塊久欲去之又無藥可治心病，怎能高枕無憂呢。

他自己倒還好說，高堂父母那眼巴巴盼望著的憂鬱目光，卻讓他難於承受。儘管家裡常有僧侶出入，父母都接受了佛教業報理論的深刻影響，知道一切都是因緣，因而對子媳尚未給他們帶來孫子能夠理解，從來不說什麼。可做兒子的總覺得那目光像無形的鈍刀子，割得他的心雖無鮮血滴淌，卻隱隱作痛。

正當奚員外為久等不來的兒子而終夜長開眼的當兒，上天就已經把他的兒子悄悄地送來了。

一場春夢醒來，已是綠肥紅瘦。轉眼又到了綠葉成蔭子掛枝的季節。這一年，奚家深深的庭院，終日充滿了朗朗笑聲，那笑聲是如此美麗清揚，平日那些受了奚家恩惠和那些被奚家家風所感動的父老鄉親們，都不由得不為之高興。大家看著奚家少奶奶日漸隆起的肚子，都衷心祝願她能生下個大胖小子。

元祐四年農曆十一月初十巳時，也就是上午九點多鐘，寒風呼呼，天色陰陰，連日不開，白天常給人以夜晚的感覺。奚夫人的臥室不得不點起燈。被招呼來的幾個手脚麻利的大嫂，和經驗豐富的老婆婆，就在奚夫人臥室裡忙碌著。奚家大小都聚在火爐邊。奚員外坐不住，一個人穿著老厚的棉衣，在夫人房間外的小院來來回回踱步，側耳傾聽屋裡的動靜。

忽地，奚員外的眼前一亮——抬頭一看，夫人室內白光一片。再看戶外，依然是濃雲如墨遮四野。正詫異不已間，內邊傳出一聲清脆的嬰兒啼聲。